

新华社记者张海磊、萧永航、杨进

## 迟到十八年的团聚

贫困山区女孩第一次与妈妈过年

“见了面后你要叫(妈妈)。”“我不叫。”从李莉萍和奶奶的对话中似乎听出了她对这份“迟到”的母爱的抗拒。

18岁的李莉萍在四川广元昭化区元坝中学读高三，而她的母亲在相隔千里之外的浙江绍兴的一家针织厂打工。到目前为止，她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过过年，今年在新华社客户端春运期间举办的“送留守儿童进城与父母过年”活动中，李莉萍通过征集入选，将前往绍兴与母亲团聚。

“为什么今年想去妈妈那过年？”李莉萍抿着嘴，揪着手指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“在娃七个月大的时候她妈就出去打工，与她爸离婚后很少回来，孩子她爸也常年不在家，娃从小跟我和她爷爷一起生活，今年18岁了，从来没跟她妈一起过过年。”一家人围着火盆，65岁的奶奶樊田英心疼地摩挲着孙女的手，眼睛有些湿润。

一年中跟妈妈电话联系3、4次，每次在5分钟之内，通话内容基本上是“成绩怎么样？”“身体怎么样？”的简单问候……与同龄孩子比起来，妈妈在李莉萍的生活中成了熟悉的“陌生人”。

2月8日早上7点李莉萍从广元出发，坐飞机到杭州，再从杭州坐高铁到绍兴，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，也是第一次坐飞机、高铁。被同学们称为“萍哥”，性格开朗的她，面对新鲜的体验似乎没有很兴奋。

“我们只见过两次，上一次见面还是两年前。”在候机大厅，李莉萍隔着玻璃看机场跑道上起飞、降落的飞机。

妈妈朱春艳离婚后又重新组建了家庭，育有一儿一女，现在住在绍兴市漓渚镇中义村，平时工作很辛苦，早上7点就要到针织厂上班。

一路上，李莉萍偶尔跟记者谈论学校的趣事，其他时间多是沉默。可能是出于这个年纪的敏感，她有意回避了与妈妈有关的话题。

从杭州到绍兴坐高铁只需19分钟，李莉萍开始紧张起来，她不停地揉着手里的票，眼睛望向窗外。此时的朱春艳已在出站口站了近两个小时，为这一天，她提前请假，吃过早饭就坐上了公交车，转两趟车后才到达绍兴北站。

“看到了吗？在哪？”李莉萍脚步加快，“到了到了。”人群中朱春艳挥着手走过来。

一见面，妈妈接过李莉萍的书包，“你模拟考试考了吗？”“刚考完。”李莉萍紧跟着妈妈，母女两人越走越近，那一刻李莉萍卸下了所有的生疏、忐忑与紧张，记者看到了女儿和妈妈久违的亲密。

妈妈朱春艳始终觉得李莉萍亏欠太多，“我这么多年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，重组家庭后因为一些原因也没回去，每次过年我都盼着和她团聚。”她一遍遍地捋着女儿的头发，“以后肯定见面越来越多。”

据民政部统计，截至2016年底，在中国留守儿童超过900万。“因为长时间无法与父母相见，留守儿童有着强烈的被忽视感，亲子关系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，很多父母在这个关键时期缺席，除了社会的关爱，更多的还应该是父母的陪伴与沟通。”广元市妇联家儿部工作人员赵红说道。

崭新的羽绒服、毛衣、裤子、鞋子，还有绍兴当地的醉鱼干……一回到家，朱春艳把早早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。“姐姐，给你糖。”就在李莉萍试穿新衣服的时候，同母异父的弟弟跑过来。

2月15日年三十，李莉萍帮着妈妈一家一起准备晚上的大餐。朱春艳虽然多年没有回家，她仍然保持着四川的饮食习惯，“今晚一定要把腊肉炒了。”她指的正是奶奶在李莉萍临出发前装的特产。

“鱼来了……”朱春艳端上最后一个菜，除夕大餐开始了，“你尝尝这个鱼肉，可鲜了。”这是特意买的土鸡，多吃几块鸡肉。”一家人围桌而坐，李莉萍的碗里就被夹得满满的。此时，锅里煲的汤发出阵阵香味。

“终于全了，来，我们自拍一个。”朱春艳提议道。一家人的笑容定格在这张全家福上。

由于这是李莉萍第一次来绍兴，年后朱春艳没有带孩子们串门拜年，而是一起去绍兴的景点。“以前在课文里学过，知道这个地方。”李莉萍说，在鲁迅故里，她和弟弟妹妹相互追逐着……“这是这么多年来过得最舒心的一个年，她答应我暑假再过来。”朱春艳告诉记者。

新华社成都2月21日电

## 一门四代戍边，父亡子继兄退弟续

柯尔克孜族四代护边员在帕米尔高原“接力”守护祖国边境

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21日电(记者阿依努尔·宿传义)2月的帕米尔高原，冰雪尘封，一片银色。湛蓝天空下，绵延不绝的昆仑山脉更显巍峨。被崇山峻岭环绕的牧业点里，43岁的柯尔克孜族护边员买买提努尔·吾布力艾山又检查了一遍摩托车零部件，将巡防用的干粮绑在后座，骑上摩托车驶向去往国界线的路上。

这个被称为木孜阔若的牧业点，是新疆阿克陶县布伦口乡的通外山口，海拔高达5000米，是通往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的要道。“木孜阔若”意为“冰窝棚”，名副其实，这里的牧民一年四季都要烧炉子取暖，眼下的气温仍低于零下20℃。

不同于普通村落，生活在木孜阔若的13户牧民，全都是护边员。即使在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，他们也一如既往地踏查巡逻，守卫祖国最西端的国界线。

新中国成立伊始，木孜阔若通道入口处只有三四户人家，自那时起，牧民就义务为

守边。买买提努尔的父亲是其中一户，他们一家四代守护祖国的边境，出了16位护边员，父亡子继，兄退弟续，护边的使命嵌入血液传承至今。

祖父珀默勒·多来提说，新中国成立时，他常配合解放军管控边境，战士也经常吃住在他家毡房里，珀默勒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护边员。

1952年，买买提努尔的父亲吾布力·艾山成为护边员，一守就是28年，直到疾病缠身，才被迫下山。

大哥塔吉丁·吾普尔接父亲的班成了护边员，买买提努尔又接了哥哥的班。2008年，侄子阿不都克里木·米曼也成为护边员。虽是家族中最年轻护边员，但29岁的阿不都克里木已是护边队伍的骨干。

买买提努尔说，患上帕金森的父亲思维还清晰时，每年都要向他们交代：“国家把边境交给我们，我们就要守好它，这是我们家族的使命。”

家训谨记在心。子孙没有让老人失望。

暴雪严寒、稀薄的空气、崎岖的山路常带给护边员无尽的风险。2014年冬天，边防派出所的车在巡逻中突遇暴风雪，3个战士被困山中。午夜1点，阿不都克里木受命带队去救援。经过5个小时与暴风雪的搏斗，被困战士终于被成功救出，5名护边员的耳朵和手脚却被严重冻伤。

“当时耳朵肿得很厉害，像两团火在烧，手脚的皮都掉了，血淋淋的，变成两块肉，新皮长出来的时候痒得睡不着。”“可不都克里木心有余悸。像这样的冻伤，阿不都克里木遭受过两次，而买买提努尔已有十几次之多。

一天经历四季，高原缺氧，常年刮风，几乎所有的护边员都患有偏头疼、心脏病、关节炎等疾病，往往20多岁的小伙子就开始掉牙。买买提努尔患关节炎已经10年，天一冷腿就疼得走不了路，这也成了他的一个心病——担心自己护边不能坚持下去。尽管这样，他也没有落下任何一次边境巡防。



▲下姜村村民姜祖海在自家门口为沼气池添水(1月10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翁忻昶摄

## 穷山沟变身“绿富美”

据新华社杭州2月21日电(记者商意盈、马剑)隆冬时节，从杭州淳安县城出发，驱车沿千岛湖一路往西南，来到下姜村。清澈见底的风林溪穿村而过，两岸白房黑瓦的民居参差错落，竹涛阵阵，林海森森，好一派美丽农村景象！就在去年，这个村人均支配收入达27045元，超过全省平均水平。

“土墙房，半年粮，烧木炭，有女莫嫁下姜郎。”由于交通不便，人均耕地少，下姜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个十足穷山沟，1998年村民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。迫于生计，村里几乎家家户户养起了猪，村里的露天厕所、猪圈、羊圈多达154个，污水横流，臭气熏天。

上山砍柴也成为了一条“致富路”。原村党支部书记姜银祥回忆，最多的时候下姜有40多个木炭窑。“不到5年时间，山上的树就被砍得所剩无几，看上去尽是光秃秃一片，看得人心里发慌。”

2003年，姜银祥向领导提出，希望建设

沼气项目，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，这也成为了下姜生态环境保护的转折点。

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，但是怎么“拔穷根”也是下姜人的心病。这些年来，在下姜村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得到了有效实践，绿色生态成为了第一生产力。

2003年起，下姜村以蚕桑业、茶叶、中药、毛竹“四张叶子”为抓手发展农业，经济收入一度占到农民收入的一半。但由于中药市场价格波动较大，村民顺应市场需求，开始逐渐转向更高附加值的规模农业和养殖业。

下姜村引进了400亩竹园鸡养殖，这些鸡在青山绿水间，喝的是山泉水、吃的是五谷杂粮，每只鸡还有身份代码，通过冷链物流直供上海等地的米其林餐厅和生鲜超市。

“目前养殖规模超过两万只，去年销售额将近500万元，鸡粪还被用来作为水蜜桃树的肥料，实现了循环利用。”“鸡场主”林豪说。

据下姜村党总支书记姜浩强介绍，村里推动土地适度规模流转，建成了葡萄园、草莓

园、中药材园等几大产业园区，还搞起了规模化养殖。“下姜人从原先的山头到现在的园头，真正尝到了发展的甜头。”

环境好了，公路通了，越来越多的游客慕

名而来。下姜村顺势而为，打造景点式村庄，成功申报3A级景区，村里布局了35个美丽乡村精品建设项目。去年旅游产业产值超过1000万元。

## 垃圾分一分，环境美十分

据新华社南京2月21日电(记者陈刚)江苏沛县沛城街道潘阁村，村民胡明春每天会把生活垃圾简单分类，放进门口的两个垃圾桶里。两个垃圾桶一个写着“可堆肥”，另一个写着“其它垃圾”。21日，他家投放的可堆肥垃圾约2斤，这个数字经过保洁员的估算，当天就记录上了村里的一份“统计表”。

负责这一片区的保洁员上门收走了这些垃圾，并统一送到村东北角的阳光堆肥房。菜叶果皮和枯枝烂叶等可堆肥垃圾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后，就成了上等的农家有机肥。

在沛县不少村庄，这是春节期间常见的景象。和往常一样，潘阁村的3名专职保洁员每天到各家各户转上一圈，收走垃圾。垃圾分类管理员、村会计陈艳玲会做好记录，每周进行一次考核评比，对分类好的家庭在全村“点赞”一次，在荣誉栏上公示，并按“点赞”数发

放香皂、洗衣粉等奖品。

“这些不值钱，主要是激励大家形成习惯。”潘阁村支部书记潘正云介绍，几年前，沛县解决了农村垃圾收运体系问题，形成“户集、村收、镇运、县处理”流程，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，必须村民主动配合才行。

同时，沛县按照人口的1.5%的比例，组建了村庄保洁分队队伍，配备村级保洁分拣员2220名，月平均收入达到850元。

如今，在沛县，户分类投放、村分拣收集、镇回收清运、有机垃圾生态处理，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模式，促进了生活垃圾的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和村庄环境的有效改善。“垃圾分一分，环境美十分”“垃圾分类，家园更美”——这些刷在墙上的标语和垃圾分类的图示，正在变成农民日常的生活场景。



▲沛县安庄村村民往垃圾分类桶内投放分类后的垃圾(2月14日摄)。新华社发(胡传松摄)

从“人人向外逃”的打工乡镇，到如今“人人都想回来”的创业宝地

## 变了！喜闻捞刀河畔踏歌声

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(徐伟如)一首脍炙人口的《浏阳河》承载着几代湖南浏阳人对这座城市的依恋。地处浏阳市捞刀河源头的社港镇，近年来悄然变化。2017年，镇里向返乡游子承诺：“等年底大家回乡时，定会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大社港。”

近乡情怯。2018年春节返乡，它会是怎样的模样？

**忽闻岸上踏歌声：从支桌打麻将到搭文化戏台**

新建河西文化走廊、江公桥、静文桥、静文湿地公园……令人难以相信，昔日污泥浊水的捞刀河，成为浏阳市社港镇群众的“沿河风光带”，村民们悠闲散步、对歌娱乐。

这归功于推行河长制。这个镇以“河长、山长、路长”三位一体管理河湖，由简单的治水转为系统的环境保护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已深入乡人心中。社港镇党委副书记罗定坤介绍，镇里启动捞刀河治理和沿河改造工程，拆除了破旧的违章建筑，平整了河岸草地，改造了给排水设施和建筑物立面形象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，

以绿色发展引领乡镇发展。

生态持续好转，村风民俗渐次清明。“现在逢年过节支桌打麻将的少了，大家精神生活开始丰富起来。”村民廖湘江说，这一年来，“社港文化”征集令、“身边好人”寻访、“艾把节”“粽子节”“荷花节”等群众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，有滋有味。

丁酉腊月28日，社港第一届民间“春晚”上演，有现场挥毫泼墨书写新春祝福，有展现社港特色的文艺歌舞助兴，还有传统的猜谜有奖竞猜，让返乡的人们着实热闹而兴奋。

社港“春晚”总策划周柏禄说：“组织春晚就是要让大家从麻将桌边走到舞台中央，从彼此封闭走向开放，让健康文化生活形成凝聚力。”

**不复当年过节逢：从聚会喝酒到创业交流**

春节，又见到“80后”邓豪。一见面，他就自豪地推介自己去年开办的浏阳市晒谷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。

这个公司打造了集原生态种养、民宿、生态餐厅和农耕体验于一体的晒谷坡生态农场，

为新光社区的5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开辟了新渠道，邓豪成了他们的脱贫致富带头人。

响应浏阳“引老乡、回故乡、建家乡”的号召，邓豪从新疆返乡创业，是社港人返乡创业的一个缩影。

春节聚会，从喝酒唱歌娱乐，如今正演变成引亲创业交流的最佳时节。

今年初，浏阳市青创协会组织返乡青年召开交流会，邀请农业、商务、科技等部门讲解政策，进行项目展示、合作交流，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对接服务。浏阳市青创协会秘书长寻鑫说：“青创会是浏阳创客的一个舞台，交流会不是唱歌喝酒，我们愿意为青年和创业者提供帮助和服务。”

从“人人向外逃”的打工乡镇，发展到如今“人人都想回来”的创业宝地。社港镇党委书记王海说：“开放迎变革，引才强镇，推动着社港的发展，呈现出新风貌。”

**等闲不识东风面：从等靠要到“懒汉”不懒**

返乡发现，2017年浏阳社港镇顺利实现2个省定贫困村“摘帽”，296名贫困户脱贫的

阶段性目标。

社港镇源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寻丰英，父亲是残疾人，母亲年老多病需长期服药，姐姐带着侄女在外务工，仅能养活自己，家中的开支全靠寻丰英打零工、开拖拉机维持。面对诸多的压力，寻丰英有点泄气，对脱贫也没抱很大希望，久而久之成了别人眼中的“懒汉”。

激发贫困人口内动力，把扶贫同扶志、扶智结合起来。2016年，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，寻丰英申请了扶贫小额信贷5万元，养了17头优质肉牛，经过1年的努力，每户获利3000元。

再次见到寻丰英时，他正在牛舍忙碌，其精气神焕然一新，让大家都不认识了。他说，今年计划扩大养殖规模，好好学习科学养殖，“收获满满，有成就感，希望能够和其他贫困户一起，在党委、政府的支持下，打造本地的产业品牌。”

乡村振兴，摆脱贫困是前提。王海说：“2018年，社港镇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，广泛凝聚力量，采取更加精细的帮扶，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和蓝天碧水保卫战，全面推动社港医养名镇建设。”

## AA制团圆饭吃出“新味道”

新华社济南2月21日电(记者席敏)春节假期结束，山东阳信县翟王镇南陈村的一些年轻人又一次返乡务工，送别这些年轻人的村党支部书记陈兴华21日谈起今年的AA制团圆饭依然兴奋。

今年春节前夕，陈兴华参加了村中返乡年轻打工者的AA制团圆饭。他说，这顿饭吃出了“新味道”，吃得他“浑身起劲儿”，对今后村庄的发展更有底气了。

农历腊月初九，在南陈村俗称“小除夕”。各家各户要置办酒菜，村民们往来拜访“别岁”。当天傍晚，南陈村常年在打工的19个年轻人，在村头小饭馆聚餐，每人交上100元，菜品尽量节俭，酒水自带。一顿饭下来，饭钱花了不到三分之一。省下的1500元，大伙儿一起给村里8位困难户每人送上100元红包，还给80岁以上老人购买了生活用品。

南陈村是山东省北部的一个普通乡村，全村353人，近100人在外打工，村中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居多。吃AA制团圆饭在南陈村已是第三个年头了。

陈兴华说，这一次聚餐，大家没有推杯换盏，而是你一言我一语，介绍外地农村的发展情况，热议南陈村未来的出路。在外打工10年的陈兴杰在这次聚餐时提出，大家利用掌握的技术和自愿捐款，每年都村里谋划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。

该提议得到年轻人全体响应：有人提出为村委会一间空屋购置一台空调，改造成老年人活动室；有人提出为村中休闲广场添置一些器材……大伙儿越说越起劲儿，会画画的村民陈松当即表态，要为村居墙壁画上一幅喜庆和鼓舞的画，让村里文化味儿更浓。

陈兴杰参加了3次AA制团圆饭，他说：“乡村振兴不仅是国家的大事，也是咱老百姓自个的事儿。每个有志青年都要回报自己土生土长的农村，都希望农村面貌能更好地改善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”